

癸未九月

中國畫論研究

世襄未定稿





王世襄未刊手稿

中國畫
論
研究



影印本

叁

第二十六章 詹景鳳云覽編

詹景鳳，休寧人，字東圖，號白岳山人。明萬曆時人，曾續弇州王
紙書畫苑，而輯書畫苑補益，有東圖集行世。東圖玄覽編，收入佩
文齋書畫譜，歷代鑒藏畫中，但經刪節，精華無存。今所據者為四
卷本，自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所藏之抄本錄得者。

東圖玄覽編為鑒賞評隲書畫之專著，間或附及文玩雜器。先
生當時負精鑒巨眼之名，見聞甚博，書中披揭獨得之秘，不憚其
詳，後人研究書畫，不可不讀。

吾嘗以為東圖論畫，其特色有三，試畧言之：

(一)崇唐宋，溯自元季倪迂創逸氣之說，明代畫論家無不以
逸為畫品之極，視荒率為高，尤以董玄宰持之最力，後來者更翕

然宋之獨東圖鑒畫自有準則不倚門戶專尚古拙以唐宋之凝
重渾厚為畫之正統其言曰

走嘗謂畫家從唐至伯時良是一變蓋去渾拙而冲逸也。
至南宋畫院又一變蓋去冲逸而精奇也。至元四家又一變。
浸假而率易彼已厭精奇欲脫而高曠不知乃迄於此。前代
沉雄深鬱之造遂于茲以盡。近世纖縵浮薄之態遂于茲以
起。故吾原古法所自失必曰伯時。猶詩家有子建而漢古遂
以變改亦時代使之然耳。①

舉凡數百年間畫風之壇變數語頗能盡之且有實據非漫加攻
訐者。彼方以元為畫之崛起東圖適以元為畫之淪替是則數變
之中更當以宋元間之變為最巨。二代之比較東圖亦以詩喻之。

畫極于宋，自宋而下，便入潦草。至于國朝，又草之草矣。……
畫道中，宋如盛唐詩，元人如中唐詩，雖清雅可憐，終落清
細殊無雄渾氣致。論畫說元而不說宋，如論詩說中唐而遺
盛唐也，豈可謂之知詩者乎？^②

是以玄覽編中論畫不下數百則，而唐宋之畫蹟竟倍蓰於元明
之作。

(三) 詳淵源

張彥遠曰：若不知師資傳授，則未可議乎畫。論畫

當詳淵源，自古尚矣。明人非無論之者，第僅曰某家師法某家，某
人出入某派，如此而已。夫某家作風大體奚似，固甚明顯，不待前
人之說而可知，必小而至於何冊何卷，細而至於一草一木，確據
而明言之，前於此，從古人何處得來，後於此，復傳至何許，其間為

因陳柳改革能如是吾人讀之未有不覺其肯肯切切搔著癢處者斯又非浮躁輕忽強作解人者所能道也東園論淵源往往詳盡若是。

(三)備畫體

大凡敘述畫蹟舉其抽象之感覺最易曰如何渾厚如何清逸究其渾厚清逸之何若後人不見其畫不得知也進而言其位置布局曰某處山某處水究其山與水之何若後人不見其畫仍不得知也學者知其渾厚清逸為山為水而已矣至於如何著手如何落筆蓋茫然也東園論畫體法最備某家某幅之樹石中鋒抑側鋒焦墨抑淡墨輕重徐疾先後層次莫不畢具一似其曾目擊當時作者之捉筆揮灑者是固以其自擅畫法故能道之然畫家論畫法如此切實者又有幾人

唯以東圖之崇唐宋故玄覽編中多論古蹟皆今日所不易或
不得見者詳淵源故畫中景物細大不捐備畫體故學者讀其書
幾若見真蹟作法位置咸有規矩可循即或不逮此胸中至少亦
可畧存梗概愈於尋常鑒賞之書不可以道里計是則東圖此編
原為紀錄名蹟而作詎知於畫法之功竟不可磨滅也

今擇玄覽編中對於畫法方面闡發最詳者十數則按各家之
時代前後排列於後以供研討畫法者之一助而余所喋喋於後
者不過題左題右無足輕重之語以原文於畫法既詳更不容後
人妄置一辭也

一顧愷之洛神圖卷

絹精細而卷首破缺去車殆馬煩一段以後皆完好

如新，遂勾逐段圖寫，乃知周昉、張萱、璠、璣圖布置皆倣之。其山石勾成圓圓，內無復皴，唯于山石脚稍帶描，疎疎四五六筆，木與石描筆同，亦似游絲而無筆鋒頓跌，大抵精古而拙。人物衣折真如春蠶吐絲，着色雖濃艷而清徹于骨，遠非張萱、周昉輩可望，自是古人典刑。至張周涉後代矣。其染山石與樹身勾成後，于背重着青綠，觀面稍稍淺，絳渲染以故色重而不涉濃濁。青綠石脚亦用堵襯。陳王逐段皆見，而衣冠不殊華蓋式，三角若紫絹為之者，然甚小。蓋欄亦如今帝王蓋曲欄，他如賦中「秋菊春松，游龍驚鴻」之類，亦靡不一一圖寫，皆有氣韻生動。

③

洛神卷屢經著錄，而李葆恂、海王邨所見書畫錄以著書時代

較近致訂傳述經過最詳。謂即思翁畫禪室隨筆所謂欲以此圖易

某所藏褚河南西昇經者。鐵網珊瑚清河書畫表並載其目。石渠

寶笈所收無款。暨李龍眠仿洛神圖皆從此本者云云。至記載卷

中景物畫法固遠不及玄覽編詳備。此圖今已流出海外支那名畫

寶鑑及支那山水畫史并採此圖。前者所取為駕龍一節圖後者所

取為擊鼓一節與李葆恂圖所記合。當即李氏所見本。李氏讀畫詩

又稱圖中所繪景物皆思王賦中語。非止畫洛神也。復與東圖所

記逐句逐段圖寫合。雖未能據此便遽稱三者係同本。吾人固不

妨取影印之圖而與之參閱也。

圖中所見山石無皴痕與玄覽所稱相符。惟稍稍帶描疎疎五

筆於圖畫無從尋繹。或以自明迄今又歷年所加以影印終欠明

晰^也至於設色之法更非恃東圖之言不足知其大概。絹背有無襯色必細察原本始克知之。此等機緣又豈吾人所易得者。此東圖之文所以可珍也。蓋所以覆車者欄柵也。六龍駕車覆蓋之下兩柱上合為一而承之未知曲欄是否即指此。張萱周昉之瓊璣圖皆逐段寫所謂雖各自為一事而意致一聯不斷。此種布置確是洛神女史箴兩卷之章法也。

二張僧繇觀碑圖

……人物大有神采其衣折鐵線描稍帶蘭葉精雅古勁心得手應了無捉筆痕迹。中寫二高松碑在二松之左。僧楊觀碑在二松中待從三四人在松外無近山唯松下三石。石不甚大一大如拳一小于拳一如彈丸。若皴石法其圓外稍

似今之所謂蠟壳皴。而于石脚藂二三小石。又如今沈啟南披麻皴。凡寫一石。必于下藂二三小石。以為峻嶒。後乃摠圍其外。而為一大石也。石亦不用水筆。直用乾淡墨寫成。乃啟南為之。則皴筆多。彼乃不甚皴。行筆大抵如刮鐵。然蓋以中鋒直寫。以刮鐵破直寫為渾化。入于無迹。使人莫可尋其筆端。閱之若迅疾而成。扣之則凝重沉着。靡一不入精深高古。勁爽之氣。得諸天成。不似啟南板板首尾。具在目前也。下為平坡。人立平坡上。坡外則江。江無水文。惟于上松稍間作遠山一隊隊。山亦有皴法。于下以筆橫拖五六沙脚。見水際而已。松身勁直。不為詰曲。松皮逕三四分許。一鱗鱗片片。分明可數。亦用刮鐵破筆。古雅渾成。亦不見下筆處。枝為龍爪枝。

頭亦不作鹿角丁香，大要簡古為尚。葉是亂撇針，針亦甚簡，然石與松枝則行筆如玉筋篆，頗重不細眇，而松針與石下草則行筆甚輕而細，秀雅清逸之氣溢筆墨外。元倪元鎮畫松，宋劉松年、李伯時畫蔓草，殊得之。松針與草先以墨寫成，加石綠籠過，尋於石綠上用苦綠描亂撇針，摠之甚簡，取意高也。意又精，不是草草，故以為神妙耳。伯時後為密柳深栢，蔓草細苔，染法皆師此。乃元鎮則山水樹石與布景造意咸是，獨以不寫人物與異耳。兩人皆善學成能，因故起新，雖伯時繁而元鎮簡，致得其逸趣則一。其石但用靛和赭石，少加藤黃籠過，石脚則純用赭石，人物衣服淺絳，俱不設大青石綠。獨草與松針以淡石綠籠。

僧繇此圖絕少經人著錄，別數百言之詳紀。李成讀碑窠石圖，赫赫名蹟，觀其丘壑，殆脫胎於此。畫中最主要之物體及畫法，言之最詳者，可分三項論之：(一)畫石之法，先作小石數枚，總圍其外而成一大石，其名曰蠨蛸皴。此名殊新穎，玄覽編外未見有及之者。名由肖形而得，小石象壳上之凹凹，但僅有小石，不似蠨蛸也。王要在有石之輪廓，象壳之周遭，其形乃全。歷來皴法咸指石內之裂紋而言，未有重在輪廓者。自其語氣，今之所謂蠨蛸皴測之，蓋不過畫家口頭之俗稱而已，非固定之皴名。吾人可列之於皴系表中，最後一格，以其既不得闌入以前四系，亦無自成一系之價值也。稍後復有刮鐵、刮鐵亦皴名，且用之於樹皮。玄覽編中不下十數見。東圖既有以中鋒直寫，以刮鐵皴破直寫之言，可知係

側鋒也。復自他處推之，似屬斧劈系。要在言皴筆有堅勁之觀耳。石之設色，於最後數語盡之，係淺絳而非青綠。(三)松身挺直鱗甚巨，下筆重與石同。(三)松針與草簡且細，墨作骨，石綠染苔綠重。松針與松幹分論，而與蔓草同科，頗見東圖之匠心。以松身及石皆渾重，而松針與蔓草皆輕細，迥然異趣也。不啻告人一幅畫中呈不同之意味，始見變化，而讀者不生厭惡之心。其論伯時及倪迂之淵源，尤為詳允。

三辰子度游春圖

其山水重着青綠，山脚則用泥金，山上小林木，以赭石寫幹，以水瀋點橫點葉。大樹則多勾勒，松不細寫，松針直以苦綠瀋點，松身界兩筆，直以赭石填染，而不作松鱗。人物

直用粉點成後加重色于上，分衣折，船屋亦然。此殆始開青
綠山水之源。似精而筆實草草，大抵涉于拙，未入于巧，蓋創
體而未大就其時也。及見元人臨李思訓海天落照圖，則青
綠山水之體大備矣。于是乎巧以飾拙，工以致精，細以表微，
種種漸開，後人脚手，然而不同于後人，則以其巧而不纖薄，
精而不濃媚，細而不失杪，種種通于大雅。如唐詩之有近體，
雖不免于對偶聲律，而雄渾冲雅之趣自在，故足述也。①①

游春圖名蹟也，歷代著錄者逾十家，其中以墨緣橐觀敘說較

詳。……青綠重着色，人物五分許，山巒樹石皆空勾無皴，惟渲染

山頭小樹色以花青大點，如苔甚為奇古，真六朝人筆。始開唐李

將軍一派。圖中游騎有四，內一挾彈者，湖心一舟，乘女子三人，一

紅衣者……除敘人物稍詳外，仍不如玄覽編之注重畫法。吾人所當注意者，為子虔乃青綠山水之原始。樹石法上承長康洛神卷，句而無皴，至若樹結皴紋，石帶皴痕，恐皆入唐始有。由少而繁，由簡而備，固繪畫中自然之過程也。

海天落照圖，雖元畫，不可作元畫觀。以其原本為李思訓古意，猶存。意其法似尚在宋上。玄覽編中別有紀展子虔青綠山水二小幅一節，論畫法亦詳，可供參考。載附錄中。△附錄三十三

四李昭道桃源圖

……青綠重着色，落墨筆甚粗，但勁秀。石與山都先以墨勾成，上加青綠，青上加靛花，分皴。綠上則用苦綠分皴。皴乃

是斧劈，遠山亦青綠加皴，却是披麻。泉水用粉襯，外復重着

粉粉上以靛花分水紋，泉下注為小坎，坎中亦用粉襯，用靛花分水紋，如泉入溪流，則不用粉，其于兩崖下開泉口，則于石壁交處中間為泉水一道直下，兩邊則皆焦墨襯，意在墨暎白，即唐人亦未見有如此襯者。山脚坡脚亦如常用赭石，赭石上用兩金分皴，勾勒樹落墨，用筆亦粗，不甚細。墨上看色，色上亦加苦綠重勾，大抵高古，不犯工巧。¹³

青綠畫法，至二李始繁密，東圖前言之矣，其畫體與法究何若，與展子虔游春圖有何不同，悉可取昭道此圖作一對較。桃源圖畫石之經過，凡墨勾，加青綠，青上靛花皴，綠上苦綠皴，四遍較諸勻而無皴，或僅用赭石皴者，方法完備多多。畫泉之法，亦至繁粉襯，以顯其光，靛染以分其紋，焦墨以暎其白，皆前人所未有者。陳